

旁边的花

潘能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GEL IN FLOWERS

旁边的花园

潘能军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旁边的花园/潘能军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3
ISBN 7-5063-1685-4

I.旁...II.潘...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754 号

旁边的花园

作 者:潘能军

责任编辑:黑 丫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高 芳

封面策划:赵景绘

装帧设计:张大山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白河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40 千

印张:7.75

印数:001-3100 册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85-4/I.1673

定价:16 .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为失去的我写作

我写作的时候，情感仿佛突然安静下来，这与我过去的情形大相径庭。过去我为梦想的东西而写作，诗歌的形式正好符合我青春时的写作心境。现在，我感到我是在为失去的我写作。失去的那个我，不光是使我具有那种“逝者如斯”似的生命的忧伤，关键的是让现在的我在生活中渐渐明晰起来，至少知道哪种生活对我是有害的，哪种是我喜欢的生活。当你感到生活得太久了的时候，你会讨厌生活。你连对生活的那种虚妄感都丧失了，那就可怕了。生活得是不是太久，其实与岁月无关，死亡知道自己的时限。

我之所以还在写作，是因为我应该对那个失去的我好一些。那个失去的我，使现在的我仍然具有巨大的虚妄感。时间剔除了生活的许多不良杂质，让那个失去的我还沉潜在生命清澈的水域。那个失去的我就像是一道缓缓余晖发出来的光雾，那光雾在渐渐化淡，最后变为一根灵魂的游丝——那个失去的我孤寂而宿命。我的写作就是努

力抓住这根游丝。其实这是个漫长的苦旅和苦差。努力抓住什么有多么可笑，一种对企图获取什么的可笑。那个失去的我，在岁月的伪装下，进入我的想象，他永远处在一个隐秘处，我看不见他，在我笔下重现的依然是对生命虚空的相诉，这样的写作不会快乐，但有短暂的快感。快感或许更符合人本性的特征。

很多人出于迷惑或野心开始了写作，后来渐渐发现写作反而把自己的生活搞复杂、含混了，写作并没有澄清内心的杂质，这是写作的误会，或误会的写作。如果写作成了一个迷失自己的迷宫，那就有害于生活了，你完全可以以你的体力和心血把生活过得好一些。其实人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成就自己喜欢的生活。一个能够从生活本身找到快乐的人是有福的。一个卑微的农夫可以用一生的心血种好自己的地，你不能说这样的生活不圆满。卑贱和高贵是人类社会制作的一顶帽子，这帽子与你自身的快乐又有什么关系呢？

佩阿索说：“词语是可以触摸的身体，是可以看见的美女，是肉体的色情。”沉在写作中的人也会说，倾听词语流动的韵律，就像倾听情人的梦呓。然而很少有人把写作与色情的肉体联系起来，对真正的写作而言，这种表述或许更本真一些。色情的肉体是对欲望的蛊惑，真正的写作又

怎能不是?! 欲望的蛊惑或许与情爱无关,情爱有时受制于生活环境和其他外界因素的鼓惑。而蛊惑不同于鼓惑,就像性爱不同于情爱一样。写作的人有很多,其实很少有人体念到写作的迷幻性和感受到那种蛊惑的本真力量。

在我的感受里我情愿把写作看成是一包药,迷幻的药,像毒品。毒品是通过你的身体来控制你的精神,而写作是通过语言组成的灵魂配方来唤发生命的激情。什么是好的写作,无害的写作,谁也没有衡量的标准。普遍的说法是,任何的对写作的说法都没有意义,其意义在你写作的过程中,在于你内心深处的感动。对此我不得不赞同。

目 录

自序:为失去的我写作	1
我和我说	1
一个上午	9
一个下午	13
决定	16
在春天游历的三种心情	18
一个雪夜	25
谁还在梦想?	30
早年的诗意	33
“格”与“腔”	46
虚弱的写作	51
一丝精神气息	54
谁来主持圣宴	57
有书好好读	60
与书相遇	63
阅读中的期待	67

上帝身边的花朵	71
博尔赫斯的梦与爱	75
寻觅阿城	79
清水中的鱼儿	83
杜拉:《物质生活》里的沉醉	87
余华的高度	90
《本性》:可怕的想像	93
美女写作或一粒精神的伟哥	101
读书小识	105
我们的饭局	110
我们的牌场	114
有理走遍天下?	119
经历灾难	123
混饭诗人	127
喷饭之乐	129
卡通生活	132
麻木状态	135
嚼不滥的话题	138
城市上空的“飞鸟”	142
斑马线上谁让谁?	145
深圳印象	150
一点“网”事	158

网忧	162
99 散记	167
怒放的木棉花	189
双重火焰	195
一片叶子	198
月色下的故园	201
关于《梦想的代价》	205
多好的酬劳:拓在生命底色上的风景	207
寂静的书境:一个人的世界	223
神性的写作	226
序《呼唤与真情》	230
呼唤与倾听	233

我和我说

我看见人们越来越忙碌,我的生活也夹杂在这些匆忙的脚印里,一脸的现代感,只是没有了主意和明确的决定。人的内心是不是快速地滑向焦虑?反正我好象陷在一团泥沼里,不想动弹,也难以动弹。看看蚂蚁的忙碌,集体的忙碌,有序得很,可能比活得好的人还有成就感些。人越忙越慌乱,并且人有时还不道德。

我不是一个把生活过得很圆满的人。圆满在世人看来也无非是过得很有钱;或者钱不多,不失自尊,还有一些所谓的名声地位等等。可我活得有些不象话,这些东西跟我都沾不上边,活着其实是在赖着。没有充分活着的底气。对我来说,今天我活着,我在乎的是感觉会不会好一些,快乐很少,也没什么,但有感觉就好。一切都莫过于获得了某种美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的生活总让人失望,生命的虚无感时时在压迫着我。有些感觉是好的,但对生活并不是很有利,常常把明晰的东西

搞得非常复杂。比如爱情是一种最美好的感觉，但它比生命更脆弱更不可靠也更虚无。上帝为这种美好预设着巨大的陷阱，你绕过去了，那真是你的福气。你的福气就是你始终在梦想中奔向这种美好。但这可能吗？当爱深入你内心的时候，爱有可能成为一枚随时毁灭你自己的炸弹。因为连生命本身都是一个偶然，它的不确定性导致与生命有关的一切都处在动荡不安中。痞子蔡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开篇诗就揭示了这种爱的悖论：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
对你爱情的火。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

还有一种通过所谓的意志来生活的人，我感到只不过是表现着某种酸腐的虚荣和无效的自夸。生活常常会生病，常常让你恶心、沉闷，你的药不是意志。有一道阳光突然抚慰了你，这或许就够了，哪怕是极短暂的一瞬。

酒后的你常常从虚无的阳光中浮现，虚无面
对虚无会有更大的力量，一点小事根本就伤不到
你，在复杂生活的表面之外，你或许在短时间里超

越了。你感到被岁月凝滞的情感在缓缓地流动了。你是个明白人,尤其在酒后,你明白酒后的现实是怎样地在某种凄凉的表情下微笑。渐渐地,血液在减缓流速,这凄凉的微笑正在暴露出世界的本相,浅显明白的本相,你发现你想象中的那只鹰只展开了翅膀,却并没有飞翔。

有人说,用前 30 年来生活,用后 30 年来回忆,这样的生活才是明智的生活。我理解的是 30 岁以前的人生是一个人生长、成熟最辉耀的时期,也是生命最完美的阶段,如果你用后 30 年来回忆它也并不算过。可是,回忆中的自满、叹息也将被眼前的岁月所吸干。回忆就像越过一个漫长而静谧的时空,依然是一个纷乱无序的世界在穿过你。而回忆的夜晚又是如此漫长,你感到你自身的影子在穿过孤寂,你摸到的也只是你梦中的肌肤,你会不会为生命更加悲哀呢?

生活有时会留下一些长长的空白,你就落在这些空白处,一阵犯困的迷糊,有种痛苦和苦涩来源于虚空时光里的人和事,情和物,来源于任何事物在被我们所感知的同时又外在于你自己,而你又无力去改变。你在空白处徘徊,就像你的笔滞塞在纸上。矛盾在内心里冲突,像一只虫子咬着

自己尾巴的那样难堪。你只好迈着沉重的步子快速地朝前走,努力摆脱那个尾随你的幽灵,希望有个知己来哄慰你,可谁也无法知道一个真实的自己。你是一个窜动的影子,像风的存在,像灵魂的半醒状态。你只有用睡眠来对付这一切,用空幻来对付空幻。

我醒来时就常常陷入更深的困惑,听凭我的心灵独自述说。一片云影在变幻,树根在幽潜的土地里运动,树叶在风中舞蹈……一声虫鸣帮助我们醒过来,自然展示着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我述说着,可没有一个真正的倾听者。倾听与述说都是你自己。

我写下的这些是我预设的某种情感存在的方式,它与希望和信仰无关。我相信平宁、散淡、恒久在这里能够找到。我还能渴求什么呢?这或许也是虚无,它刺伤我,它让我骚动不安,累及我的健康,有什么办法?我知道我只能努力去承受这种虚无。

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文明是关于自然的教育,而不是高科技提供的方便。人类盲从得有些可笑,不少以文明为理由的发展,其实是在毁坏人

类自身的根。人类已经在遭受大自然的报应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的东西并不提供乐趣和幸福。我们的文明在拷贝着一切,克隆着一切,包括痛苦、欢乐和爱情。这样的杞人忧“世”又有何用?社会运行方式就是以取乐为目的的,比如如今的性爱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性爱的快乐越来越少了——人人都在短暂地快速地取乐。

一个词在纸上行走,静静地留下一片洁净清澈。一个词在活泼地散着步,在细雨中它的芳香清晰可闻,它平静地接纳自己也接纳周围的一切。一个词通过纸在表达,它的力量席卷而来,带动着沉重的我,我尾随其后,感受它的宽厚和侧隐。当你拥有它时,你会毫无怨恨地去成就你的生活。有点轻痛的生活,是单纯的生活,单纯的生活就是简单和真实。可我常常找不到这个词,这个能够贯穿我血液的词,它在现实与梦幻之间飘散易失,当我找不到它的时候,连我的肉体也感到沉笨,内心咸涩。只有我看见它时,肉身才会轻起来,它剔除了我体内的垃圾,灵魂有种无法与人诉说的亲近感——这就是我的写作,我可怜的写作。

我在纸牌的游戏里混,我在自供无聊,把时间像垃圾一样扔掉。我嫌死亡的墓穴还不够深,还

要自己亲自去挖几锹。我在取乐？其实我是在自毁，在愚笨的游戏中忘掉自己是生活中的一个奴隶。有时我不顾一切地丢掉纸牌，茫然地在夜色中行走。我出离的愤怒，可能在伤害他人，但我没有办法，我知道自己的内心在淤塞着什么，有时只能用游戏来消除。我脏得还不够，我干净得也不够——这就是我的悲剧。

有时我的坏在呵护我的好；有时我的好在制止我的坏。我的嘴脸是愤怒加腼腆，只好以位卑之躯独处蜗居，总是把自己逼向一个精神的绝境。我知道有时我的内心腐朽得很，是那种没落贵族似的腐朽，内心紧张、抑郁，甚至疑虑重重。我伤害爱情，认为它虽美好，但并不可靠；我伤害朋友，被世俗所累，难以达观。我知道我是难以面对我自己内心的擦痕。那些懂得洁体洁心的人，有一种面对生活的智识态度，而我只能听其自然。

我知道是岁月让我染上了忧闷。而懂得忧伤有多么好，我老是回忆起青春时的忧伤，它是一首漫长而隐秘的诗歌，是那忧伤让我看清了自己的眼泪，是那忧伤让我感到我不得不去爱，是那忧伤使我的青春之旅布满了变幻的云彩和黎明时的沉想，是那忧伤让我听懂了词语的回声。而我现在染上了忧闷，忧闷是种厌生的痛苦，是性而上的下

作,忧闷让我无所期待,使我的感觉像一块正在生锈的铁,忧闷让我呆滞,看不清一池污水里的影子。忧闷是四堵墙壁里的沉睡,忧闷使人的脾气一天天地坏下去,忧闷没有出口,有也是荒芜野道,忧闷消极得让灵魂失去哄骗自身的能力……

佩阿索说:“世上有两种人,有一些人把他们的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一个伟大的梦;另一些人完全没有梦,连梦一下也做不到。”天呐,把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一个梦,这种人是比理想更理想的人。长梦不醒的人,比死亡更虚幻。再说伟大的梦到底是个什么梦呢?我不得而知。而完全没有梦的人,我想有不少,行尸走肉就包含其中。佩阿索极端得有些可爱。醒着梦着都是生命存在的方式,可怕的是在梦与醒之间的那种灵魂的缺失,那种面对世界的茫然无措。

